

'89梅竹賽交大再奪錦標

足球：『鐵腳英雄大戰清華黃衫軍』

「大專盃盟主有何懼！」交大足球隊以凌厲攻勢進逼清華球門，可惜球運不佳，終場以0比0言和，為交大敲醒梅竹勝利的鐘聲。

棒球：『棒棒強打擊潰清大棒球隊』

雖寒風細雨，交大棒球隊依然以包含兩支全壘打的14比3，大勝清華。

羽毛球：『力拚之後，俯首稱臣』

我們都盡力了。1比3，交大略遜一籌！！

男排：『錘錘猛攻！清大低頭』

交大排球隊以優異的攻守打敗清大終場以3比1大勝清華。

女排：『娘子發威，壯志成仁』

交大女排奮戰到底，惜功敗垂成1比2小負清華。

網球：『輕鬆過關，威震清華』

網球再創佳績，以4比1大敗清大令對手毫無招架之力。

女籃：『籃球娘子軍，力戰清華，險勝！！』

在驚濤駭浪中，交大女籃反敗為勝以32比30險勝清華。

男籃：『力戰到底，終場飲恨』

交大男籃以48比54小負6分。

桌球：『敲響梅竹的第一砲！！』

交大桌球選手以強勢的攻守擊潰清大，終場以3比1，交大獲勝。

辯論：『唇槍舌戰，口沫橫飛』

你來我往，說天講地，終場交大以3比7落敗。

棋賽：『頭腦戰爭，棋盤上拚勝負』

交大棋士以沈著冷靜應戰，終場以45比35獲勝。

橋賽：『魂斷藍「橋」，輸了』

交大選手以56比64，小負清華8分。

外一章：據說……

「啦啦隊！——也贏了！

梅竹思源

■蕭瑞洋

電工61級畢業

現任瑞士迅達電梯公司總經理

昨夜接到常偉（61電信）來電，回國來幌了十天又要走了，忽然覺得光陰荏苒，十七個年頭了。

想當年，有幸因緣際會，又當梅竹賽的發起人，又當活動中心總幹事（那時還兼代聯會主席），著著實實辦了不少活動。

最值得一書的，當然是梅竹賽了。

梅竹賽到我主辦時，是第二屆。不僅我的開幕致辭登上了中央日報，而梅竹賽活動更躍上了當時中視的新聞報導，足足播了半分多鐘。

飲水思源，梅竹賽的成功，就我所知，有兩個人的功勞最大。話說民國五十七年秋，竹風正盛。時任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錢鋒，終於獲得時任課外指導組主任的戈武先生及學校的許諾，開始籌備一個

由交大及清大學生參與的大型競技活動，以不讓牛津劍橋的划船競賽專美於前。籌備會議由兩校各派六位學生參加，為使這棒子交下去，故他們決定邀兩位新鮮人參與。也許因為在成功嶺受訓時，我和薛迪忠等數位準交大人有感於「聽說交大人很靜，愛讀書，但活動少」，故相約到校後一定獻身於學校活動，方不辜負此行。故尹祺和我雀屏中選，有幸參加了籌備會。我方代表除錢鋒和李崇山外，好像還有林行憲和郭學長。

浩浩蕩蕩夤夜開赴清大，相談甚歡。臨散會前，我們決定應為這活動取個名字，於是「交清盃」、「華通盃」等奇怪組合都被提了出來，卻沒一個獲得共識。或許是靈感，因為新鮮人只知清大有個梅園，而交大舊校區實無啥勝地，要論交大幾

景，只有竹銘館排名第一，故我提議以竹和梅取名，致通過後擲銅板定順序。銅板落定，梅字在前，故成了梅竹賽。

猶記得當時趙麗蓮教授上課時還說：「我喜歡交大，我要叫它竹梅賽！」趙麗蓮教授去年在第一飯店過九十大壽時，我趕到時已經散會，很可惜，我們好想念她！

第一屆錢鋒主辦，彼此客客氣氣，歡樂融融，雖難免爭議，卻是一片祥和。第二屆輪由清大主辦，局勢不變，你爭我奪，熱烈異常，友誼賽之裂痕已現。故輪由我主辦時，本已決定不辦。且當時自我獲選任總幹事後，迎新、購書等已甚忙。又趕上校地擴充，幾台堆土機在劉浩春院長令下，漸入了農田，硬是將久懸未決的新校地搶了回來。在同學們一片歡呼聲中，交大擴增了一倍的領上。連帶的圖書館遷到新校區，原址經戈訓導長同意改為學生活動中心。

有了地盤，我又經學校同意購置了撞球台，乒乓球桌，開始賣票計時，有了收入，開始有了錢的概念。

錢峰之後，李天生獲選任總幹事時，邀我任副總幹事，開始實施預算制度。由各社團在學期初提出預算，然後我們在有限經費中，合理地分配出去，而且每學期重點的輔導一個社團。在此原則下，成效甚佳，而經重點輔導的星聲社、攝影社、溜冰社等，亦因而有了很好的規模。猶記得星聲社還曾遠征各校，滕永安（阿披）等的歌聲，風靡了東海、靜宜等校園呢？

話說那當兒，熱鬧得很，梅竹賽不辦就不辦，也不如何。但總覺遺憾，故寒假中籌備委員再聚，次作最後協商。原是第一屆交大辦，輸了。第二屆清大辦，交大贏了。第三屆交大辦，清大就想換項目，搬個風。交大自然不允，就攔住了。總算最後清大妥協了，籌備活動就如火如荼展開了。

我又心血來潮到台北請了一些名人來風城當裁判，如曹聖芬（中央日報社長）、董彭年（中視總經理）、何凡（國語日報社長）、林海音（何凡夫人）等。因此梅竹賽不但上了報，也上了電視。而名氣也日漸傳開了。很抱歉的是，跟隨傳統，那一屆自然是交大沒有贏。

梅竹賽可真是創業維艱，在兩校同學熱烈的期盼和參與下，常有停辦之議。到了前年，竟然真的停辦了。說來可惜，說停就停，真是置我們這些「創辦人」於何地！（這只是玩笑一句，我們並非真的如此想，只是梅竹賽真的是一個很好、很有意義的活動）。也許老天垂憐，現在梅竹賽又起死回生，那才叫卻雀躍不已呢！

還記得那年梅竹賽畢，雖是輸了，但大家還是很愉快。我們隨即在動物園辦了一個送舊遊園會，我們作了很多張籤紙，

塞在各處，樹間、石頭縫、獸檻旁、椅子下、到處都有。即將畢業的學長到處挖，找到了就憑券到學弟妹的攤子享用免費的紅豆湯、綠豆湯、開口笑等，這些都是學弟妹，尤其女生聯誼會自己下廚做出來的。畢業生們愈玩愈高興，也愈年輕，到夕陽爬上餐廳，還有許多學長盪在鞦韆上不肯回家呢？收攤時，活動中心工作人員已激動得講不出話來了。交大人真是可愛，在沈中益教授等的叫「當」聲中，猶是不失天真。就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絕不會後悔喝了四年竹風。（因為還有許多人，喝了更多年呢！）

好快，畢業十六個年頭了。當初大家約定的「二十年後，帶著老小，竹銘館見」的雄心，不知能否成真呢！（參考交大三十而立「細溯梅竹」一文）